

## 本土文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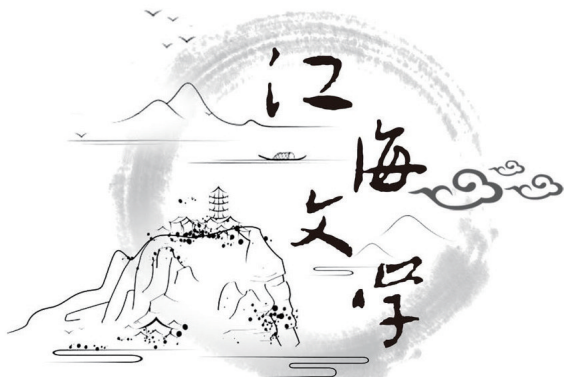
## 失语

(小说)

□倪苒



绘图 瞿溢



## 民间写真

## 一路漂泊

□关立蓉

老屋门前的这条河,我见证过它的繁盛和宽阔。那时,它的两岸有成片的芦苇,葳蕤鲜活的草木,长满河岸。而今,它的右岸有一家木器厂,它的左岸是一家机械制造厂,它逐渐蜷缩,成了一条小河,河面上,常常泛着不清不白的光。春天来了,从它的上游,无数幼萍滑行而来,涌动起伏,这一片片凌乱的绿,让沉寂一冬的河流恢复了生机。这些水绿色浮萍,也可以见证,河流的上游,依旧水草丰美。这些浮萍,就这样,一路聚聚散散,停停走走,汇聚在这条小河中。在漂泊中,感知着这个世界的冷与暖,悲与喜。

我与萍的相识,来源于与猪鸡的联络。小时候,放学回家,随即奔往河边,彼时,它还是一条相当宽阔的大河。我右手执一根长长的竹竿,顶端用尼龙丝织成细密的网,左手是一只红色的有锈迹的小铁桶。我用竹竿打捞靠岸的浮萍,它们鲜嫩、翠绿,带着浮生的根须。水面上发出细碎的哗哗流水声。这声响,是萍的疼痛和呼喊么?捞尽萍的河面,留下一片空白,白得刺眼,令人恐慌。暮色中,苍凉的感觉从水面四围弥漫上来。想起大人说起的河边水怪的传说,收好工具,飞也似地

逃离。一路奔跑,回到家,将萍置于菜板之上,用一把不很锋利的锉刀碾碎,煮熟,拌上一些米糠、麦麸之类的饲料,倒进猪食槽,成为猪的一顿美食。

这个春天,我又站在河边,面对着这弥漫的绿意,叶浮水面,根连水底,茎细于菰苈,叶大如指顶,我用手捧起一把,面青背紫。《本草纲目》中,李时珍把它当做药物记载,称之为紫萍,具有止血消肿去毒功效。紫,高贵典雅的色彩。低到水面的水草,随时都有消失危险的水草,一生漂在乡间的河沟池塘,谁也不知道它的去处,流到何方,何时消失,它却拥有这样高贵的符号。轻盈柔弱的背影之后,还有诗歌吟唱的声音:过尽千帆不是,斜脉脉水悠悠,肠断白苹洲。每一个岸上的旅者,都会在它绿意盈盈的隐语里,知晓它将沿着水流,奔赴远方,无怨无悔。

在乡间,有称作“萍”的女子,她们是朴素勤劳的邻家姑娘,蓬勃着乡村的生活。某一日,她们赶早打起行囊,沿着公路铁路奔向远方。服装厂、工地、电子厂……都可以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。她们是无法落根的浮萍,在人潮汹涌的水域里飘零,用一生的碧绿,抚慰亲人,诠释自己。

## 误食桐油

□凌华

计划经济时代,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都是紧俏物资,按人口实行计划供应,由粮食部门具体负责实施;煤油、煤球、桐油也是一样是紧俏物资,由供销部门负责供应。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桐油也是由粮食部门负责供应的。

桐油是用油桐树的种子榨出的油,有毒,不能食用,因其干燥迅速、耐高温、耐腐蚀,加上防水性好、光泽度好等特点,被广泛地应用在造船、建筑、油漆、新印刷、农用机械、电子工业等方面。

由于桐油是用植物种子压榨而成,因此一开始是与食用油一起由粮食部门负责供应。由于桐油表面看与食用油区别不大,与食用油一起发放,极易误发,一旦食用,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头痛、头晕、呼吸困难,甚至肾脏有轻度损害。

当时误把桐油当食用油发放和食用的事例还真不少。据南通县粮食志记载,1971年4月25日、26日两天时间内,南通县兴仁粮站将473.65公斤桐油误当食用油供应给村民,危及18个大队共127个小组的283户共1411人的生命,其中有598人中毒。

1971年4月25日,许多村民到粮站购买棉籽油,因担心油池里油不够,粮站决定往油池里再增加一桶油,并安排几个民工去

做这事,没有派人现场指挥。几个民工来到油池边一看,没有桶装油,只看到场地另一边有一油桶,而且装满了油,看上去与棉籽油没区别。几个民工一起把油桶运到油池边,把油倒进油池,粮站便开始对外出售。

当时,一些村民看到所买棉籽油有些发红,也没有产生怀疑,在连续出售了两天后,粮站忽然接到许多村民反映,食用了粮站的油,出现不同程度腹泻等症状。经粮站调查,最后确认系误食桐油所致。粮站立即向当时的兴仁区委汇报,兴仁区委一边立即通过有线广播,通知4月25、26日在粮站购买棉籽油的村民立即停止食用,并凭供应证和所购桐油到粮站退换;一边全力组织误食人员立即到医院治疗,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,最后经有关部门全力抢救,避免了死亡事故的发生。

其实,把桐油误当食用油发售事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,虽然粮站为了避免误发,故意把桐油放在场地另一边,以便与食用油隔开,但是有关人员在布置任务时,没有详细告诉民工,导致事故发生。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人员死亡,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理,但教训值得深思。

后来,为了避免误发,桐油改由供销部门负责具体发放。

## 江海新韵

## 早春的心思

□吴华

想变成一朵梅花  
或者一朵桃花

为你拂去满身尘埃

绽放在春天的枝头  
摇曳在你经过的路口

你若低头嗅我  
便是一生一世

当你向我走来  
我会用花香

你若在远处回眸  
我愿以瞬间的凋零  
许你一个春色无边

李小余在阳台上站着,看见楼下空地上,两三个孩子逗着一只穿花衣服的泰迪犬。孩子们对那只泰迪犬的尾巴很是着迷,轮流着瞅准机会冲上去摸一下它球一样的尾巴,一摸就带着笑声跑开,笑声在小区的上空漫天飞。李小余想:我怎么就不能因为一条狗尾巴发笑?那到底有什么能让她笑呢?想了一圈,没有。她整天像生了病似的,表情阴郁,走路拖沓。前天因为受凉嗓子哑,连吵架都干不了。她产生了跳下去的念头,这念头吓得她身子一抖,继而退回到客厅,透过窗玻璃看天空。灰蒙蒙的天空像灌满了铅,低沉沉闷的。偶有一只身形娇小的鸟贴着云层疾飞,倏地一下就出了她的视野。一只飞翔的鸟离她越来越远,远到天涯海角。李小余记不清自己的不快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王冬每晚都十点回家,李小余可以接受,毕竟他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,饭局多纯属正常。王冬回家时,两只手在手机上忙个不停,像个熟练的程序操作员。无论他是打游戏,还是聊天,李小余不去关心,有些事太关心了,会让人不愉快,说不定也会令自己不愉快。李小余虽是市图书馆的一般工作人员,但从小到大,她都是个戏迷。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她岂有不懂之理。

去年元旦,王冬有了三天不明不白的出差,这之后就三天两头夜不归宿,理由是值班。李小余前天夜里头疼,打不通王冬的电话,就去了医院。她到现在都后悔自己的死心眼,非要到医院看个究竟干什么!

王冬当然不值班。李小余问了王冬科室的同事,确定王冬不是今夜值班,她仓皇地逃出医院。深夜无人的街头,寒风刺骨,李小余无声地流泪,她不敢大声痛哭,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她蹲下来,把头埋在臂弯里啜泣。后来一条狗在不远处对着她汪汪大叫,平时怕狗的她站起来向狗走去,对狗吼道:“你咬我呀咬我

呀。”狗看见她走过去,转身逃走了。

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,瘫在沙发上,想放肆地大哭一场。这时儿子起来上卫生间,李小余赶紧关了客厅的灯,天大的事都不能影响儿子,儿子可是马上要中考的人。她一会儿坐靠在沙发背上,一会儿又跳起来,像是要冲出门去,但放在门把手上的手最后总是松下来。她就这样在沙发上过了一夜。

天亮后,李小余像还了魂一样,打起精神给儿子做饭。儿子和往常一样,一言不发吃早饭去上学,并没有看母亲血红的眼。到了上班时间,李小余发信息向单位请了三天病假。领导回答得很爽快,让她在家好好休息。李小余看着领导信息想了一会儿,忽然想起了一句话:偌大的地球,不多你一个,也不少你一个。

她把手机调至静音状态,在家躺了一天。将近天黑时,李小余醒来,发现手机上一个未接电话都没有,微信里除了几个微商发了微信,再无有用信息。她存在或者不存在,不影响任何人的生活,谁也不是非需要她不可。

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需要她,那一定是儿子。李小余起来煮晚饭,她头痛欲裂,估计是感冒了。上初三的儿子,每晚下自习课回家后都要吃一通。

今晚的儿子也不例外,边吃饭边看手机。李小余很想跟他说点什么,她已经一天没有说过一个字了,可她不知道跟儿子说点什么,最近儿子的脾气大得很。每晚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房间拿手机,然后眼睛不离手机,吃饭走路,甚至刷牙。儿子刷牙是学的网上的规定动作,刷牙要三分钟才有清洁作用。三分钟,儿子的刷牙就有可能坐着的,他边刷牙边翻手机。李小余看他刷牙都不放过手机,心里很不爽,总是要说上几句:“就三分钟你都做不到不看手机?”儿子心情不好时,就呛她一句:“一分钟都不能没有手机。”

她担心儿子的眼睛,可她没有办法让儿子放下手机。儿子的理由很简单,学校的学习生活已经够紧张了,回到家为什么不能放松放松?母子俩在机不离手这事上从没

有达成一致意见。特别是坐着刷牙看手机,李小余最不能接受,这动作本身就很奇怪。特别是早晨,李小余从自己上学到上班,到儿子上学,觉得早晨就是匆忙的代名词。儿子有时因为早上的时间不足,可以少吃早饭,甚至可以不吃早饭,但就是不肯克扣早晨刷牙的这三分钟,李小余心里笃定,儿子给足刷牙时间,是因为这三分钟可以看手机。

就在又一次早晨,儿子坐着刷牙看手机时,李小余跟儿子商量早上不看,只晚上看手机行不行。儿子说:“前几天跳楼的高浩就是因为学习压力大,受不了。”此后,李小余再也不敢为儿子看手机这事啰嗦了。

儿子下自习到回家后,吃完去卫生间洗漱,然后就去房间,整个过程,眼睛交给了手机,没看她一眼。李小余将碗筷收进了洗碗池,就坐到客厅沙发上。昨夜去医院的事恍若前世,但值班女医生看她的眼神,又像发生在刚才,那眼神是同情,又像是讥讽。那眼神只是一瞬,却刻在了她心上。

这个夜晚多么静啊,没有人声,没有狗叫。李小余决定等王冬回来,问个究竟。其实有什么好问的呢?不就是那回事吗?李小余就想吵架,狠狠地吵一架。王冬去年元旦三天的去向不明,李小余并没有放过他,正儿八经提出离婚,离婚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。母亲上得门来,把李小余大骂一通。母亲说:“你哥哥已经离婚了,你再离婚,是不是想气死我?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,你如果敢离婚,就不要认我这个娘。”

李小余说:“明明就是他出轨了,妈怎么不讲理?”

母亲说:“出轨了就离婚?出轨了的都离婚了吗?丫头,看开点,娘不会害你的。你看看哪个离婚的女人有好下场的?睁只眼闭只眼算了,天下没有雪白的猫。”

李小余并没有理会母亲的劝说,离婚的事闹了一个多月。王冬一口咬定,他是出差了,跟人合伙做医疗器械生意。李小余表示反对,既然是做生意的,为什么不告诉她。王冬说:“告诉你有用吗?没用

## 良心萝卜

(散文)

□孙天浩

起来特别脆,齿清舌温,肺凉心安。难怪宋代的刘子翥会感慨赋诗:“密壤深根蒂,风霜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,近蒂染微青。”生活既入世,精神又出世,日子便是好日子。

萝卜起田后,土气未褪,母亲会挑一个体态瘦长丰盈的,洗净,切一段,咬几口,还把余下的一段塞给我。母亲的牙齿真好,雪白,一个不缺一个不松,咬萝卜如同嚼豆腐。而我的基因似乎来自父亲,无缘无故,牙齿松动。母亲为人忠厚老实,牙好是生活对她的厚爱,唯独对我有偏见,大概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吧。

收获了萝卜,母亲的一手厨艺有了用武之地,开始变着花样,或让萝卜扮成主角,或委以配角,在饭桌上唱出一出出的精彩大戏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菜部》中说萝卜乃蔬中之最有益者,母亲可谓深得三昧,每每食之,我便想起了“咬得菜根香者,则百事可做”的古语。萝卜里蕴含的哲学也不简单。母亲看我吃得津津有味,喜不形于声

色。她这一辈人,在经历了一番人事苍茫之后,咀嚼风霜岁月,已然味同萝卜了。

萝卜一时吃不完,母亲就在院子里挖个深坑埋起来。如果逢大雪天,母亲会铲满一瓮干雪藏萝卜,待到开春,雪还没化,能保萝卜依然簇新如刚出土,一点不减土气。母亲说:“这样多好,什么时候想吃就扒出来几个。萝卜没了土气就不是萝卜,不好吃了。如果腻了,等过年和你妹妹家一起吃。”不料因疫情影响,各地倡导就地过年,妹妹一家今年春节没回来。母亲有些失望,大年三十除做了几个拿手的萝卜菜外,还特意留了些,说等妹妹一家清明回来祭祖上坟。萝卜是土人参,吃了可以通气,解春困。春气动,阳气升,萝卜能宽心。你徕工作忙起来哪顾得了这些?人吃苦,萝卜补。母亲年轻时少言寡语,年龄大了总是叨叨不绝。母亲的唠叨不仅一点不烦,反而令我感到特别亲切。萝卜下得了厨房,也上得了厅堂。有生活的画家每每青睐大白菜,也